



石桥作

随笔

穿越森林

鲍尔吉·原野

大雨把石子路面砸得啪啪响。进森林里,这声音变成细密的沙沙声。树叶每一片叶子承接雨水,水从叶子流向细枝和粗枝,顺树干淌入地面。地面晃动树根似的溪流,匆忙拐弯、汇合,藏进低洼的草丛。

雷声不那么响亮,树叶吸收了它的咳嗽声,闪电只露半截,另一半被树的身影遮挡。我想起一个警告,说树招引雷击,招雷的往往是孤零零的树,而不是整个森林。对森林里的树来说,雷太少了。

雨下的更大,森林之外的草坪仿佛罩上白雾,雨打树叶的声音却变小,大片的水从树干流下来,水在黑色的树干上闪光。我站在林地,听雨水一串串落在帽子上。我索性脱下衣服,在树叶滤过的雨水里洗澡,然后洗衣服,拧干穿上。衣服很快又湿了。雨更大的时候,我在衣兜里摸到了水,知道这样,往兜里放一条小金鱼都好。后来,树叶兜不住水,树木间拉起一道白色的雨雾。我觉得树木开始走动。好多树在雨中穿行。它们低着头,打着树冠的伞。

小鸟此时在哪儿呢?每天早晨,我在离森林四五百米的房子里听到鸟儿们发出喧嚣的鸣唱,每只鸟都想用高音压倒其它鸟的鸣唱。它们在雨中噤声了。我想象它们在枝上缩着头,雨顺羽毛流到树枝上,细小的鸟爪变得更新鲜。鸟像我一样盼着雨结束,它不明白下雨有什么用处,像下错了地方。雨让虫子们钻回洞里。

雨一点点小了,树冠间透出光亮,雷声在更远处滚动,地面出现更多的溪流。雨停下的时候,我感觉森林里树比原来看上去多了,树皮像皮革那么厚重。它们站在水里,水渐渐发亮,映散越发清晰的天光。鸟啼在空气中滑落。过一会儿,有鸟应和,包括粗鲁的嘎嘎声。鸟互相传话,说雨停了。

这时候,树的天空是清新的蓝天,天好像比下雨前薄了一些,像脱掉了几件衣服。我本来从铁桥那边跑到林中躲雨,我的住处已经很近。我改变了主意,穿着这身湿衣服继续走。空气多么好,青蛙在水洼间纵跳,腿长的像一把折叠的剪刀。小路上,又爬满橙色的肥虫子。回头看,身后的路上也爬满了虫子,好像我带领着它们去寻找快乐的向往。

路上陆续出现在林中散步的外乡人,他们像我一样,被雨挡在森林里。被雨淋过,他们似乎很高兴,脸上带着幸运的笑容。但他们不管路上的虫子,啪啪走过去,踩死许多虫子。他们从不看脚下,只抬着头朝前走。鸟的鸣唱声越来越大,像歌颂雨下的好或停的好。不经意间抬头,见到大约十分之一彩虹,像它的小腿。整个森林变得湿漉漉,我觉得仅仅留在树叶上的水,就有几百吨。

我们家,从我往上数三代,一狗、一虎、一牛。

老爷爷是狗,看家护院,老了变成糊涂狗,不分眉眼,谁谁都咬。死到临头却不曾打扰谁,自己悄悄走了,到底是一只忠犬。爷爷是虎,受伤的老虎。几次三番扑腾着起身,次次都被命运迎头一棒打回来,最后拖着老病之身,化成谭坪塬上一抔黄土。狗和虎都有点小传奇,而父亲是牛,一生劳作。除了心中的喜怒哀乐,他的一生简单得像一天。

当然也有宛转曲折。他原本,用现在的话来说,是个小镇做题家。上世纪80年代我转学到县城时,距离他辍学已经二十年,年纪大的老师,比如教语文的武金花、教数学的雷秀珍,还时常跟我提起父亲。

1961年,父亲十二岁,小学还没上完,因为爷爷的缘故,小镇做题的历史便戛然而止。爷爷临走只托人给他留下一句话:回村里找你妈和你爷。那是我们家的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一天。爷爷路过西街的饭铺,他说要吃一碗油糕。他那年三十出头,除了我的父亲、大姑、二叔、二姑之外,奶奶肚子里还怀着三叔。嚼着香甜的油糕,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那一天,父亲和他的父亲相背而行。出了城,顺鄂河一直往西,这条路我后来走过无数遍,一边走一边想象十二岁的我父亲,当年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完了这跋涉六十里路,从充满希望的县城,返回到他人生的原点。过大石头、冷泉、张马、上宽井、下宽井,在鄂河往黄河拐弯的地方爬完好长好长的南塬坡就上了谭坪塬,然后大小武冲、神疙瘩、东西庄,就到了乔眼村。父亲进门的时候已过晌午,奶奶一把搂他到怀里,母子二人相拥良久,却不曾流泪。

奶奶是我家最长寿的人,一直活到95岁。她给我当了51年奶奶,我只在三姑少亡的时候见她哭过一次。她从不轻易示弱,有泪在心里,不哭给人看,我父亲似乎得了这个遗传。父亲从此没有再上学。十年后,我的降生开启了这家四世同堂的格局。当初的小牛犊我父亲,在凄风苦雨的十年之后,身旁也有了自己的小牛犊。天地生民,自来坚韧如斯,用我奶奶的话说,只要辈辈世世不断线,丢了今天还有明天。

关于这十年,母亲嘴里总是说心惊肉跳,奶奶的记忆里是如何保护爷爷的一块怀表。唯独父亲,不曾有片语只言,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累,剩下的时间都交给了读书,仿佛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伤疤。

我开始记事的时候,父亲大约二十六岁,晚上睡觉前总是卷一根纸烟,趴在被窝里翻半天《古文观止》,雨天不下地时也如此。这本书他看了很多年,一旁凑热闹的我也捎带记下了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”“臣密言臣以险衅”。那时不知人间有万苦千辛,等到终于读懂《报任安书》和《陈情表》时,我在两行热泪中刹那读懂了当年的父亲。唯苦难可以抚慰苦难,替父亲谢一声苦难深重的司马迁、李密和任安。

我相信书中的很多东西他也是一知半解,毕竟他连小学都不曾上完,毕竟那是一

个知识像粮食一样匮乏、甚至比粮食更短缺的年代,上无家学,旁无师资,最近的书店远在六十里之外的县城。但那是一种姿态。被翻烂的《古文观止》,油灯的微光下专注的神情,散发着呛人味道的旱烟,年轻而朝气的我的父亲,以这样的姿态站立在那个时代的贫穷和苦累中。

四十多年后,我的知识储备应该早已超过了他,但在那时,小学都没有读完的父亲,以这样的姿态向我示范了生而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。

求知而不为贫穷所扰,我至今奉为信条。四年级时,父亲送我一本《唐宋律诗选讲》。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,对杜甫的喜爱始于那时。四十年后,在八百里外的他乡,以写字为生、不得不时时读书的我,觉得自己其实活成了那时的他。但愿他能认为我替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,拥有了他自己未能如愿,因而希望我能拥有的生活。而他自己,渐渐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爱读书。地里的营生之外,看看电视,喝喝小酒,跟母亲说说话、拌拌嘴,如此而已。

有一回,县里老干局约我写一篇关于爷爷的文章,打出草稿给他,本想请个意见,谁知看了没几行就被啥事给岔开了,于是再没有拿起来。我自己写的书拿回家,他像看孙子一样,一顿摩挲、一番打量、一阵端详,然后找个显要位置摆放妥当,书里写了啥却不曾在心。我其实很乐意他这样的一心结打开了,心事放下了,过往的一切不再来纠缠了,才是平心静气的晚年。总体来讲他这一生并不顺当。早年生不逢时,襟抱未开,可惜了天赐的一份灵光。四个孩子,三个跟他一样的小镇做题家,最后一个不落都飞得没了影。别人夸他的娃会念书,他呵呵笑,而老来的孤独却没有人可以替他品赏。

我年轻时不怎么想家,这些年,有时真的很想念他。



《秋山》朝曦作

乡愁

小镇上的耕读一家

乔傲龙

人物

杨河芬说：“我在村里有没有说过假话虚话？你相信我说的话不？”贾平的哥哥说：“我信杨书记。”杨河芬说：“既然你信我，那我就向你保证，贾平在你家住只是暂时的，用不多久，就会离开，他家决不会拖累你。你听我的，让他们先住到你家去，他毕竟是你亲兄弟。”一番话说得他哥哥打消了顾虑，看着弟弟一家的惨状，又触动起兄弟亲情，就说：“我听杨书记的。”说罢，他就走到贾平跟前，说：“走吧，到哥家去。”

村民们各回各家，路上和杨河芬说起失火原因。贾平没钱买炭，他家烧柴秆，把柴秆添进灶里，柴秆长掉出来，引燃了锅台边的一堆柴，柴又引着了木柜子。等贾

平发现，火已经烧起来。他把孩子们叫起来，几个人从屋里跑出来，大呼小叫，邻居们拿水浇灭了火。

杨河芬和南兴国回了家。杨河芬睡不着，想着贾平这事该怎么办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到贾平的哥家去看望贾平一家，并给了贾平500元钱。随后，他向市人社局王局长打电话说了情况。李局长前两天已经回市委组织部了，他本来就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。王局长听说是这事，当即说，今天就去许家窑村，看望受灾群众。杨河芬没想到新来没几天的王局长会专门来看望受灾村民，感动之情不觉油然而起。

没过两小时，王局长就来了。杨河芬在村口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77

蒋蒋
京的
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迎接王局长，并直接把王局长带到贾平的哥家。王局长个人给了贾平500元钱，还给带来了一袋大米和一袋白面，安慰贾平说，不要怕，难关会很快过去。

看望完贾平，杨河芬陪王局长来到村委会会议室，专题商议怎样救助贾平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40

王宏伟
编著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1935年4月赴日考察音乐、戏剧、电影等事宜，并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中国传统音乐。7月17日，在藤泽市不幸溺水逝世，年仅24岁。聂耳一生创作了37首歌曲，大多反映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，他生动地塑造了工人、歌女、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。

在抗日救亡运动中，聂耳的代表作像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路歌》《码头工人》《新女性》《毕业歌》《飞花歌》《铁蹄下的歌女》《卖报歌》等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他的音乐创作鲜明的阶级性、严肃的使命感、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于一体，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词作者，著名剧作家、诗人田汉，也是在敌人的刀丛中，以满腔的激情写成这首伟大诗篇的。九一八事变以后，日军大举进攻中国，上海党组织转入地下，田汉也搬到上海法租界。当时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常来同田汉谈论国事。有一天，

田汉冒雨从外面回来时气愤地说：国家都快要亡了，还有人唱靡靡之音，长此下去，人人都会成为亡国奴。然后对聂耳说：我们俩合作写一首歌，用它来战胜“桃花江是美人窝”。聂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任务。从此，他们认真研究了《国际歌》《马赛曲》等经典战斗名曲，从中汲取了创作营养，获得了创作灵感。剧作家、诗人田汉与音乐家聂耳把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党的赤胆忠诚，对阶级敌人和反动派的无比憎恨，都倾注到词句与音符之中。

歌词写好后，田汉即遭到敌人逮捕。1935年7月，田汉出狱的那一天，正逢影片《风云儿女》首次放映。

文艺